

你的秘密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吗？

永城。著

秘密调查师

传言

几年间，作者在国际知名调查公司做到总监职位，就是为写《秘密调查师》系列小说卧底！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秘密调查师

永城。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密调查师 / 永城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1.2
ISBN 978-7-5404-4781-6

I. ①秘… II. ①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2558号

上架建议: 文学·畅销书

秘密调查师

作 者: 永 城

出 版 人: 刘清华

责任编辑: 邓映如

策划编辑: 蔡明菲 龚 妮

营销支持: 闫 硕

版式设计: 利 锐

封面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168千字

印 张: 16

版 次: 2011年2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4781-6

定 价: 26.80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)

提笔之时，我正坐在跨越亚欧大陆的航班上。

机舱安静而昏暗，有几分类似小说开篇的情景。不同的是，此行的目的是休假，与调查无关，因此无需特别在意谁，也无需试图得到谁的秘密。

但自己是不是别人的目标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其实扪心自问，我是缺乏调查价值的。并非身处要位，亦非腰缠万贯。但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谁都不知道，背后到底有谁的目光。

度假而已，难得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。我时刻告诫自己，尽量放松，不要多心。但调查的职业，加之作者的敏感，多心在所难免。

从事这一职业，已经四年有余。一个理工科出身，却又梦想以写作为生的人，在漂泊多年之后，回到故里，再次择业，难免有些小的尴尬。机缘巧合，进入京城某高端写字楼，每天和众多白领金领挤在电梯里，用星巴克的咖啡作为道具，扮演着某外企领导的角色。

然而这家公司，却是整个CBD独一无二，鲜为人知的。就算在全中国，也找不出几个同行。

正如小说里所说的：我们的产品，是秘密。

企业的秘密，老板们的秘密，员工的秘密……

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把这种工作，称之为商业背景调查。调查企业和企业家的背景，以便客户判断与其合作的风险。还有一些时候，我们调查公司内部员工，看他们干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。

但千万别太注重“企业”和“商业”这些字眼。因为说到底，企业是由人组成的。企业的秘密，离不开人的秘密。而人的秘密，归根结底，无非是七情六欲。

秘密不可虚构，事实真相来源于蛛丝马迹，蛛丝马迹则来源于生活中经意与不经意的点点滴滴：QQ，MSN，博客，短信，电话，身边出现的陌生或者熟悉的人……

谁能保证，你的秘密，就只有你自己知道？

常对新入行的同事说，我们的工作，就像拼图游戏。这里找到一片，那里找到一片。总有找不到的那一片，但有了大部分，也能看出个端详。

所以，当你发表一篇博客或微博，或者跟谁多聊了两句，或许就为拼图解密多贡献了一片。仅此一片，自然看不出什么，但别人手里，难道仅此一片？

当然，小说里的故事是虚构的。

但类似的事情，其实每天都在发生，而且就在你我身边。只不过，你发现不了。

因此提笔创作这故事的时候，我的心情依然忐忑。行有行规。老板就是师傅，是更资深的调查专家，对我的底细自然了如指掌，对各行各业的收益也很清楚。知道犯不上为了写一个故事泄漏天机，失去优厚的待遇。他却未曾料到，有人格外固执。信息时代，技术日新月异，骗术越来越高明，调查也要水涨船高。所以区区一个故事，未必能给行业带来重大损失。

常有人问：你是做调查的，必然知道，如何把一件事做得天衣无缝？

以我数年的工作经验，可以再写几本书来仔细回答这个问题。但归根到底，答案其实只有一句，也是我这些年来学习到的真理：

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

临了再重申一遍：小说的内容纯属虚构。如有雷同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不过有些事情，是无法臆造的，比如感情。异乡风雪的街头，和北京阑珊的夜色，是我今生难忘的。

祝您阅读愉快。

永城

2010年12月

于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

人物表

燕子 海归美女博士，GRE初级调查师

Steve GRE执行董事，GRE北京负责人

Tina GRE中级调查师

老方 GRE高级调查师

高翔 燕子曾经的恋人

老谭 燕子的老公

Linda GRE秘书

更多人物

T h e

I n v e s t i g a t o r

— 叶永福 —

— 刘玉玲 —

— 张 红 —

— 黄建刚 —

— 刘满德 —

— Ted Lau —

他们是谁？

调查正在一步步展开……

0.1

世事皆有缘由，只不过事中之人未必知晓；

世事亦皆有结果，只不过事中之人未必想去了解罢了。

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这道理每个调查师都知道。

0.2

秋末冬初。晴空万里。

燕子站在停车场边上，抬头仰望大厦，大厦背后是深远的天空。

转瞬间，燕子眼角的余光里，一团黑影从天而降。

紧接着一声闷响，从一辆白色金杯车后传出来。

有人在尖叫。保安们朝着金杯车跑过去。

燕子也跟着跑过去，以曾做过医生的本能。

那男人侧着头趴在水泥地面上，雪白的衬衫塞在黑色西裤里。

皮鞋掉了一只，另一只还在脚上。漆黑明亮，一尘不染。

殷红的血，从白衬衫下蔓延开来。

是他！

燕子手脚冰凉，脑中一片空白。

一周以前。

大韩航空 758 次航班，正穿越赤道的夜空。758 的目的地，是远在南半球的岛国——斐济。

航班的乘客以黄种人居多。韩国人，日本人，也有不少中国人。五百美金一晚的海边度假酒店，对不少中国人而言，早已无关痛痒。

758 的乘客中有这样一位中国人：徐涛，华夏房地产公司的财务处长。他四十岁上下，国字脸，戴金丝边的近视眼镜，儒雅而忠厚。

徐涛周围的乘客都睡了，只有他头顶的阅读灯还亮着。他正专心凝视着邻座的小女孩。她叫丫丫，是他三岁的女儿。丫丫睡得正熟，嘴角微微带着笑意，那笑意令他心碎。他爱女儿，可他也爱菊，那个将他拖入迷途的女人。

菊是妖精变的。他已没有回头的余地，从他第一次把公司的现金汇入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开始。

那是登记在徐涛名下的公司，他和菊共同拥有。除了他们俩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。就算到百慕大的公司注册部门去调查，也查不出那公司的股东到底是谁，这就是百慕大的好处。

他是个老实人，但那是在遇到菊之前。

当今的社会并不纯洁，徐涛原本没打算同流合污。他的父母都是老师，他们

胆小怕事，几近迂腐。他就像他的父母。但爱情对于老实人，就是毒药。

菊是他的领导，华夏房地产公司的副总，万人企业的二把手。她漂亮、干练，但没有爱情，这是她告诉他的。她爱他。她不许他叫她赵总。她说，叫我菊，我的小名。只有你知道。

菊不想继续周旋在领导和老总们之间，因为遇到了他。菊要和他终老一生，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。但在此之前，菊需要他的帮助。那些老总和老板们都是狡猾而贪婪的狐狸，他们把国家财产和职工的血汗塞进自己的腰包。菊曾是他们的帮凶，现在她要抽身而退，带着属于她的那部分——属于她和他的，因为她遇到了他。

菊和他的合作天衣无缝。几千万的承包工程款，已经汇入百慕大的账户。只不过那些承包工程的公司，在地球上并不存在，就如同由他和菊经手的另外几个“大项目”。下次审计，是三个月之后，那时他们早就消失了。他对不起他的妻子和女儿。

徐涛的妻子也是老师。高中化学老师，班主任。她戴着深度近视眼镜，和他过着白开水一样的生活。徐涛的父母更喜欢她一些。但徐涛爱女儿，他是公认的好爸爸。曾经是。但事已至此，回头是不可能的。他发过誓，要给丫丫一切。除了完整的家庭。最近他心中常常会绞痛。

他瞒着菊给丫丫买了机票。妻子在外地开会，他不想把丫丫丢到外婆家。他的时间不多了。菊正陪着领导打高尔夫。明天她将搭乘同一次航班，从北京经首尔飞往斐济。只有在万里之外的小岛上，他们才能像真正的恋人一般。但不能当着丫丫。菊会生气么？她的脾气并不好。丫丫只有三岁，或许尚不具备泄密的能力。菊还从没见过丫丫。她们会彼此喜欢么？其实这丝毫不重要。

他关了头顶的阅读灯，顿时落入一片黑暗中。

并非所有的乘客都睡了。

在徐涛斜后方，有位年轻的女乘客，正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徐涛的一举一

动。她已经这样观察他十几个小时了，从首都机场的候机厅开始。大约还有两个多小时就要降落了，她却尚未得到多少有价值的东西。这是她的第一次秘密任务，一次求之不得的机会。

她就只剩下 48 小时了。

.2 —

758 次航班于清晨抵达斐济。

海关的黑皮肤斐济男人们穿着褐色的长裙，使用着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电脑，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。不远处，行李传送带则用更古老的声音呻吟着。

徐涛领着丫丫站在传送带边，人流迅速在他和女儿周围蔓延。清晨的阳光洒在丫丫的童花头上，美得让他不忍心去看。

女儿头顶的阳光突然消失了。

随着一连串交替的“对不起”和“excuse me”，有个身材苗条的中国女孩，正顽强地穿过人群，胜利抵达丫丫身后那一点点小得可怜的空间。

她戴一副黑框眼镜，穿发白的牛仔裤和起皮的运动鞋，好像暑假出门旅游的大学生。徐涛想起妻子年轻的时候。她远比妻子漂亮。

徐涛把女儿向自己身边拉了拉。那女孩顺势站稳脚跟，回头向他微微一笑。她摸摸丫丫的头，弯下身说：“谢谢你给阿姨让地方！小妹妹，要小心哦，阿姨的箱子很大的！”

那是个巨大的老式黑色皮箱，因为塞着过多的东西而过度鼓胀着，看上去简

直比她还要重一些。她探身抓住箱子，狠命拉了两下，却力不从心。徐涛帮她把箱子从传送带上拎下来。她说了一声谢谢，脸上洋溢着真诚而灿烂的笑容。

“阿姨有好吃的，你要不要？”她从提包里取出一大块巧克力。

“她不要。”徐涛忙拦着。

“没事的，你看还没开封呢！”她冲他眨眨眼。

“不是……她牙齿不好，不能吃太多。”

“那就先拿着吧，好吗？我们等一会儿再吃。”她把巧克力塞进丫丫手里。

徐涛的行李到了。巧克力已经咬了个缺口。

“小妹妹，阿姨先走啦，拜拜！”

她摸摸丫丫的头，顺便向徐涛莞尔一笑。

“阿姨别走！”丫丫噘起嘴。徐涛抓住女儿的手：“丫丫听话！阿姨有事。”

徐涛目送着“阿姨”走向机场大门。她的牛仔外衣脱掉了，剩下一件白色的T恤衫。她的身体小巧而妩媚。黑边眼镜，没有名牌，没有化妆，没有佩戴任何饰物。她好像生活在二十年前。他们萍水相逢，几分钟之后就会彼此忘记。

几分钟之后，他们却在机场门口再次相见。徐涛领着女儿茫然地站在路边，“阿姨”则坐在旅行社安排的车里，而徐涛预约的那一辆车坏在半路了。

她摇下窗玻璃向他招手。

原来，他们住在同一家酒店。其实这也不能算巧，因为全北京的斐济自由行都是由同一家旅行社包办的，可供选择的酒店并不多。

她说她是某外企的秘书。老板要来斐济会见客户，她提前一天来做些安排。这就巧了，因为徐涛的老板也是明天来，不过不是来开会的。徐涛当然没告诉她这些。那是他和菊的秘密。她坐在前座，徐涛和女儿坐在后座。他通过后视镜看见她。她的确漂亮，但由于眼镜和发型而打了折扣，不再出众。她涉世未深，偶尔碰倒他的目光，还会脸红。

酒店有一大片私人海滩。他们预订的房间都是朝向大海的豪华客房，但分处

两座不同的小楼里。这样最好。徐涛不想让她看见菊，更不想让菊看见她。

他们在她门外分手。丫丫拉着她的衣角不肯放，徐涛把女儿硬抱回自己的房间。如果女儿也这么喜欢菊就好了。

下午，他们在沙滩上再次相见。丫丫看腻了他手提电脑里的动画片，闹着要到沙滩上来。丫丫玩沙子，徐涛则躺在躺椅上。和煦的阳光让他很快又有了睡意。在半梦半醒之际，他听见丫丫甜甜地叫阿姨。

他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看见女孩脑后左右跳动的马尾。夕阳西下，海面是金色的。

徐涛起身抱起女儿，高高地举过头顶，有些细沙落进他眼睛里。丫丫尖声喊着：“我飞起来了！爸爸，我飞起来了！”更多沙子落到他头上和脸上，他突然有种想哭的冲动。他的手机就在这时响了。

电话是菊打来的。菊正在机场等待登机。徐涛揉着含沙的眼，告诉菊他把女儿带来了。电话里寂静无声。他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幼稚。他硬着头皮试图解释，电话却挂断了。五分钟之后，菊又打过来。她定好了另外一家酒店。在岛的另一侧。过不过来随他的便，但她不想见到他的女儿。

他们在沙滩上一直待到深夜。“阿姨”给丫丫讲仙女的故事，直到丫丫睡着。徐涛把丫丫抱回房间，再回到沙滩上。

“阿姨”身边多了两瓶啤酒。徐涛索性又去买了一打。

他们一言不发，看着星光下的大海。她突然唱起歌来，歌词是英文的。徐涛听不懂，但旋律非常柔美。他抬头看着满天的星星，它们随着歌声闪烁。

他们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，直到徐涛把啤酒都喝光。他的意识一直是清醒的，并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。他只告诉她，他的老板明天要见他，可他不能丢下丫丫不管。他没解释为何不能带着丫丫去见老板。

女孩流露出为难的表情。她说她明天也要工作，不然也许可以帮忙。徐涛原

本没打算求她帮忙，所以也没在意她的话。可第二天一早，他却被门铃声吵醒。女孩微笑着站在门外：“公司的会议推迟了一天。是老天要帮你的忙，不是我。”

一个小时之后，徐涛在岛的另一侧见到菊。出乎他的意料，菊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。菊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：“你怎么没把女儿带来？”

又过了一个小时，徐涛和菊乘坐出租车回到酒店。菊留在车里。徐涛在沙滩上见到丫丫和“阿姨”。他们回到她的房间，取走他的手提电脑。那里有丫丫爱看的动画片，不过今天没用上，因为她们一直在沙滩上搭城堡。

徐涛退了房，骗丫丫说阿姨一会儿就来。

在出租车上，丫丫再次提起阿姨。菊再次问这“阿姨”是谁。他已经向菊解释过的。徐涛心里突然有些不安，努力回忆曾经跟“阿姨”说过些什么。他确信他没说什么不该说的，内心也随即平静下来。

他们只是萍水相逢。他都没问过她的名字，她也没问过他的。

徐涛却不知道，此时此刻，那位可爱的“阿姨”正在斐济机场办理登机手续。她的黑框眼镜不见了，换作 Chanel 的墨镜，遮住大半张脸。牛仔裤和运动鞋也不见了，换作套装和高跟鞋，都是今夏欧洲最新的款式。她略施脂粉，使原本白细的皮肤更加光嫩。她出示的是美国护照，她从骨子里透着洋气。她走出酒店时，没人认出她就是昨天早晨入住的那个土里土气的中国女孩。她并没办理退房手续。即便有人打电话到酒店，接线员也只会说：那位小姐不在房间里。谁也不知道，那位小姐已经提前离开斐济。尽管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她还有一天的时间。

她获得的信息并不多，但至关重要：徐处长来斐济和某人会面。他说那是他的老板，晚一天到达斐济。他不能带着女儿去赴约，但后来改变了主意。她昨晚就已经把这些信息通过她的黑莓手机发回北京。她的同事此刻已经开始排查检索，目标就是昨天从北京飞往斐济的所有乘客。

除了这些信息，她还有一样更有价值的东西：徐处长手提电脑的硬盘。在他离开酒店的短短两个小时里，她用她所携带的特殊设备，快速复制了一个内容完

全相同的硬盘。她取出手提电脑的硬盘，装进复制品。除了专业电脑技术员，没人能看出硬盘是更换过的。她的动作熟练而且麻利。这一切都是在搭建城堡的间歇进行的。她回到北京之后，徐处长的硬盘将被火速送往香港，并在专业硬盘分析室里进行分析，把那些没删的或已经删除的文档、信件、网页，甚至网络聊天对话都找出来——电脑从来都不是一种值得信赖的工具。

她把硬盘用牛仔裤裹着，放在那只老式的黑箱子里。黑箱子外面又套了一个绿色的套子，因此显得更加沉重。连航空公司办理机票的黑小伙都忍不住问她要不要帮忙。她却微笑着拒绝，自己把箱子搬到行李托运柜台上去。

当飞机离开跑道的瞬间，黑莓手机在她精致的 Hermes 皮包中震动了两下。她皮包里还有一只手机，那是她的私人电话，起飞前就关机了。但黑莓不同，它只能沉默，不能关机。

起飞十分钟之后，她拿着她的小皮包走进厕所，锁好门，取出黑莓手机，敲进密码。邮件是 Steve 发来的，她的老板。内容就只有一句话：“Yan, Great job！（燕，干的好！）”

她微微一笑。Steve 英俊而威严。他对工作的苛刻要求，在 GRE 是出了名的。她加入 GRE 不足两个月，以前从未有过任何调查经验。谈到商业调查，她还只是个没入门的新手。

GRE, Global Risk Management Experts Lnc., 全球风险管理专家有限公司，世界知名的商业调查公司。它的缩写和美国研究生资格考试相同。那场考试曾让她吃了不少苦头，将近十年之后，GRE 公司却给她带来新的希望。

她将成为一名出色的调查师，一个自食其力的人。